專　論

史前文化的展示與想像

江韶瑩
國立藝術學院副教授

一、前言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設立的宗旨與意涵，於籌備處成立之前與初期，幾經學界的專家學者、籌建規劃委員、以及研究組同仁們縝密的研究討論，已有明確構想與展示內容彙集成冊，或編印在籌備處相關計畫或報告中；現時的進度則正逐步依實施計畫展開實踐的建館工作。史前館的展示主題以台灣區域文化爲主，有其特殊的性質；在規劃研討過程中以本國的學術成就與視野爲主軸，加上籌備處本身能完全自主的進行研究規劃，用功很深；因此，除學術界寄以殷切期望之外，博物館界亦相當重視和關注；相對的，本館的具體表現將會成爲評估台灣「新博物館時代」的一項重要指標。

臺灣第一次「博物館時代」可回溯到1933至1943年的十年之間：今台灣省立博物館前身，即日據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廿五週年開始，臺北帝國大學（現國立台灣大學的前身）與博物館有關的教授們和該館人員發起合組博物館學會，並刊行《科學臺灣》雙月刊，直到太平洋戰爭轉劇而停刊爲止的十年，這些博物館學者在有關台灣人類學考古學的深度調查研究、發表學術論著，與注重標本蒐集典藏方面，蓬勃發展，成績斐然貢獻厥偉，奠定人類學在博物館中的地位，也使省立博物館成爲一座在國際上，具有區域研究特色佔有一席之地的自然歷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這種互動的關係，與十九世紀九〇年代起於西方英、法、德等國，尤其在新大陸的美國，人類學域的發展確立，是成長於博物館的「博物館時期」（參考陳奇祿，1958）情況類似，有其深厚的淵源關係，大型的與地方性的博物館紛紛設立，已經和即將投入幾達五百億資本、蹬入「新博物館運動時期」（王嵩山，1992）的新博物館時代已然來臨。在人類學方面，舉其犖犖大者除省立博物館外，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人類學門，和即將進行規劃設立的省立歷史博物館，其類型性質與標本收藏方向有許多與文化史人類學民族學相關連，面對這「後人類學博物館」風雲際會的熱鬧景況，史前

館所應建構與傳遞的理論體系和知識之外，如何提供極具創意的展示觀念和手法，是重要的關鍵所在。

二、由研究到展示

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一般包括：社會文化人類學或民族學、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和語言學等四大分支學門；其中考古學又包括：古典考古、歷史考古、與新考古，其研究目的在於發掘或詮釋發生「文字」以前或未見文字記載的過去的人類活動及其所產生的遺留，以推演文化的起源和重建已滅失的文化形貌。「史前文化」博物館即是考古學的專業博物館，從籌備處編印的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整體計畫」（1991）所揭櫫建館宗旨，及「第一期展示構想研究計畫報告書」（1990）中可知，本館人類學、考古學的特質；以卑南文化人的遺址及其出土古文物等文化遺留為核心，進而擴大到自然史、民族學、社會文化人類學等人類學的範疇底綜合思考與展示。

雖然史前館展示構想題綱與展示計畫已經具體結集呈現，並且甄選委託美國RAA 和英國MET 進行展示設計監造，但可預見考古出土的古物、實體標本、輔助材料，在數量、類型的可預期展示效果等方面，會受到一定的限制，尤其是視覺上的豐富性和構成上的活潑，將遠不及其他類型的博物館，如自然科學、歷史民俗、工藝科技、骨董美術等等博物館的展示品都較之史前考古文物更有活力和變化；因此，未來本館展陳策略的確立、是知識的傳遞或休閒場所的取向、基本設計與概念架構的整合、與觀眾溝通的媒介及環境的塑造、考古資訊的傳播等非關空間規劃或展示技術、裝置的問題，對本館而言是亟須被充分且優先探討的。

本館的營運特點是強調人類學考古學的學術研究與蒐藏，惟有以學術研究成果才能維繫博物館的生命週期，和建立館際聲譽與地位。基於這種密切互助的因果關係和認知，史前館中人類學民族學標本展示架構的理論設計、陳列方法與所欲呈現的整體概念、以及典藏的分類系統，均可放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架構中討論。譬如文化傳播、文化演變的思考，文化區與文化圈的地理區域、族群文化的形成學說，或進化論的發展理論等，是人類學博物館展示與研究的著名實例，甚至從歷史批判的角度、文化形態模式理論、或文化符號論的觀點加以援引，供做展示設計時的內建理論和參考依據。

三、展示工作的開展

理論設計轉化為展示設計時，原來的結構仍繼續存在，成為該主題的「展示基本理念」並發展鋪排產出「展示題綱」「次主題」等有結構性的內容；同時將

展示所需的適切資料標本展品組合，成爲一連串同一概念與脈絡裡的視覺符號、象徵和展示語言；再導引觀眾走進到博物館所預設的環境裡，體驗前所未知的史前文化情境之中。也就是說如何將考古學術研究的成果，經展示的設計變成可以使觀眾體驗得到，進而轉譯爲觀眾本身的一種內在經驗，是展示設計一個階段性目標，也是一個重要的過程；目前國內有幾座博物館雖經規劃完成但卻遲遲未能展開實質的執行工作，即是研究學者缺少博物館此一階段的展示「實施計畫」實務經驗，而委任的展示設計公司更缺少博物館展示性質、功能的認識及相關展示主題與內容的真切瞭解，因此兩者之間無法產生良好的溝通、互動，以致於產生窒礙的現象。

爲縫合研究者提出的「展示基本構想」與展示設計、承作者的「展示實施設計」之間的空隙，以達成展示的終極目的，博物館研究人員擔負展示方法、風格、裝置的基本計畫及展示腳本的實施計畫之研究設計編纂擬訂等作業，是必要的；至少必須參與、推動及主導。對本館而言，因展示主題多爲臺灣區域文化所特有，且未來觀眾群普遍對考古學知識及考古出土文物的陌生，均有待研究組預先構思如何達成「運用強力、引人的展示環境維繫參觀者的興趣與觀賞動機」。（史前館籌備處，1991）

本籌備處所編印「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第一期展示構想研究計畫報告書」（1990）中，各個主題研究委員曾構想展示的方法理念，可爲本館進行細部設計時的設計參考準則。茲節錄臚列如下：

1. 展示方法需具有親和力，附設的「學習室」則以演示場和遊戲場的形態，提供兒童與學生在輕鬆的環境中來認識史前文化。（宋文薰、呂理政）
2. 展示的對象，除了有形的標本外，還有無形的或動態的文化要素，如語言、宗教、祭儀、音樂、舞蹈、社會組織、製造技術等。展示室分成標本陳列室、錄影帶室（video theque）、音樂帶室、資料檔案室、技術教習室等幾個單元，使觀眾能透過各種媒體來瞭解南島文化。（劉斌雄）
3. 展示方法以情境展示（diorama)爲主，展現臺灣各階段史前時代生活的整合面貌。（臧振華）
4. 復原一個臺灣新石器時代聚落的生活。（連照美）
5. 展示的理論設計和主題傳達的設定，具有兩種取向，即提示型（presentation）、與解說型（interpretation）兩類，其展示方法亦有所不同，前者應有美學和創造性的手法表現，後者宜以展品自發性的展示方法，借標本和科學的有機陳述加以安排陳列。（江韶瑩）

以上展示情境的構想，雖然敘述角度略有不同，但都將過去傳統博物館單調的標

本排除式陳列，過於強調知識而拒人於外、缺少與生活體驗相關連的展示方式，重新定義塑造有感覺的氣氛，親切、多元的媒介、動態與靜態的組合、劇場的戲劇性演出、整體的觀照，以及美學與創意的演出，促使觀眾樂於親近博物館，享用博物館的展示資源。

從博物館的現代功能來思考文化歷史類博物館的展示，如果期望能達成遊憩(recreation)、資訊(information)、溝通(communication)、教育 (education)的功能性則透過展示的手法達到博物館與觀眾、展示物與人溝通的目的，是最直接且有效的途徑；何況展示是博物館定義的第一要義。其基本設計原則可考慮如下幾項：

1.來館觀眾除少數爲考古學界人士外，大部份爲對考古學相當陌生且不定特定目的的參觀者；因此展示設計者的認知結構、展品隱含的知識訊息，必需與來館參觀者的認知結構、參觀行爲模式達到「同構」，而易於且樂於接受。

2.轉化考古學專門知識爲淺顯易懂的內容，使展出的內容與陳列的形式貼近一般觀眾的眞實生活內涵，以帶動觀眾多方面的聯想並啓發他們對史前文化人生活的瞭解與尊重。

3.開放思考的空間；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讓展品本身說話：考古挖掘出土遺物標本固然是信實可徵的部份，也可以參考旁證加以合理的推測，甚至基於人類生活的通性做各種假設，以增加參觀的推理之興趣。

4.寓教於樂；以豐富多變的展示技術和裝置、多樣化的展示方法、多元化的展示品與展示輔助品，吸引觀眾，增加參觀的樂趣與時間。

5.將具有文化脈絡的展藏品加以活潑的詮釋，更需要運用各種不同的媒體和現代科技藝術交互呈現，豐富視覺性的感通，或以操作性的裝置展示，達到互動與溝通。展品與裝置之間，期望有適當的調配與平衡配置。

四、考古學研究成果與想像

史前文化的展示須要一些想像。考古學既是一門相當專門的學問與知識，當在博物館展示時，不只是給專家看，或僅照顧到專家的看法之展示，內容固然涉及相當專門的考古學知識，是科學的考古學，面對觀眾時，它應該還需要是具備人文的想像之實驗室，儘可能給觀眾最大的想像空間。在博物館的展示室中，藉考古挖掘出土的標本讓觀眾體驗寬廣的史前的生活世界，如史前的人類如何交易、製陶、紡線織布，當時有怎樣的環境、材料、衣服、聚落、建築，他們的食物如何處理、主食、獵場、狗、捕魚、工具、交通、儀式等等，考古學家既經研究

，依據眞實的「證據」推理出史前生活的畫面，可是仍有許多證據被時間和大地所湮滅，證據不足而不能勾勒出顯明而眞切的景像；因爲我們仍未曾看到一幅從台灣某一遺址文化被復原的史前人像或住屋的完整素描。因爲考古學家必須「堅持博物館展示的科學性和嚴肅性，亦即在每一個展示主題的展示上，都要有研究的結果和證據作爲支持，不能有臆造的成份，以致減低了觀眾對於博物館所傳播知識的信任感。『我們知道的』及『我們所不知道的』（we know and we do not know）觀念一定要很清楚的表達出來。」（臧振華，1991）考古學家的自律與學術上的約制，而有「只能說可能、沒發現證據、很難說、無法證明……」難言的苦衷。

以現況估計，本館史前文化的展示，將面臨「我們知道的」遠不及「我們所不知道的」。又因爲考古出土物在外形上的接近與類似，不論是石片器或石核器、偏鋒砍器或原型手斧等等，考古學者固能縷析分明，可是一般觀眾「看起來都差不多」；很多的「不知道」與很多的「差不多」會使博物館形象模糊，觀眾產生疑問，因此史前文化的展示更需要「想像」來填補其所不足。

想像的過程猶如以科學辦案的偵探，根據蛛絲馬跡的遺物證據仔細追蹤下去，以發現過去的事實；但可能線索不足則以相關事例加以推理，旁以佐證或可峰迴路轉，這時多少需要有一些想像的幫助；這種想像是一種直觀的透視能力，超越物像的限制，與發明力或創造力相類似。在史前文化的展示中，我們應提供這樣的機會激發觀眾的想像，同樣的我們也需要用想像來爲展示命題，而不僅是告訴觀眾「爲什麼」和「是什麼」而已；也就是說展示要著重於「如何吸引觀眾」、「期待觀眾學習體驗到什麼」及「如何解說並提升觀眾的知覺」。

從籌備處國外博物館考察中，有幾例趣味盎然的展示頗能反應想像的意涵，如日本千葉市立加曾利貝塚博物館展示東京灣古代村人生活與生業的展示裡，貝不僅是採食，也以貝爲重要的妝身具，模擬當時人的形貌做成浮雕著色，將貝飾標本安置在男女頭像上，並請觀眾想像還有幾種可能；又如將出土的狗糞化石加以分析，以說明狗與人類生活間的關係、狗的體形大小與環境之對應，如此以狗糞大作文章是極富想像力的構思。美國的新墨西哥州自然史博物館（New Mexico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的「時光轉換機」是該館最受歡迎的展示之一，在箱形的電梯內除感受鑽入地心、飛越太空的速度感之外，更重要的是由科學家和藝術家共同想像勾繪的畫面，使「夢想成眞」。亞歷桑那州鳳凰城的赫德博物館（Heard Museum）在「世界文化」展示區中，因展示的內容旁及北美洲北部、墨西哥、非洲及大洋洲土著文物標本，與該館主題「美國西南地區土著民族」有類似與相異之處，爲避免臆測、証據不足或研究不足以致於有所偏重或輕忽，而

以註明出處的說明文字外，更提出許多關鍵性、啓發性的問題讓觀眾自己海闊天空又有條理的加以想像，其所提供思考的空間比直接告訴觀眾為什麼更為深刻生動。被公認為世界四大最佳人類學博物館之一的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nthropology , Mexico），在人類學導論、中美洲文化圈概觀、古代文化起源三個大主題展示區入口處都有氣勢磅礴的巨幅油畫，是人類學家對於主題的一種宏觀與「破題」的概念性創作，惟有超越客觀的知性的束縛，方能如此感性呈現人類文明遙遠的震撼力。（江韶瑩，1990，1991）另外，代表中國史前文化重要遺址的西安半坡遺址博物館的前庭廣場正中，著名的半坡人女性持尖底瓶取水塑像，是結合考古學家、體質人類學家與雕塑家通力合作所塑造出來的大膽想像。

固然人類學考古學的展示不能脫離客觀事實的考據，但正因為絕不可能發現仍繼續存活於世的活體標本，只有替出土遺物說話，這裡面即或多或少有想像的成份為有限的証據串聯、填補空隙，尤其對於展示而言，更有所需要想像各種可能中的最大可能。一般而言，國內學界與有關的博物館對史前文物的展示，可說是較為保守拘謹，筆者個人管見認為在展示上是需要添加一些想像的勇氣。考古學的展示不只是考古學家的專利去推理和想像，允許每一個人去探討，然後告訴觀眾根據什麼角度方向去思考才不致於偏離。

五、展望

考古學是利用過去人類生活中的遺留，來說明、解釋並盡可能復原其行為、和生活狀況；博物館的責任是進行有秩序且長期的研究，以重建史前文化的歷史圖像，將之展現給社會大眾。為達成與來館觀眾溝通互動，其前提要先瞭解觀眾的參觀動機、行為模式，並且揣摩觀眾怎麼看、想，要看出什麼；而觀眾想要知道的與博物館所要告訴觀眾的並不一定能夠接近，這種「給」與「受」之間的差距，正可設計為「觀眾的想像空間」。

觀眾在與博物館直接接觸中，創作的想像是一種樂趣，比考古學家受制於專業訓練和知識的約制，會有更大的思考空間，然後自我建構成另一個更為豐富的概念空間，正如同實驗劇場，是允許實驗的實驗室；那種情境雖非專家的、沒有專業知識的想像未必代表眞實，但是夢想成眞卻是不無可能的。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的規劃委員、顧問、研究組研究人員幾乎均為出身臺灣大學的菁英；對於臺灣「新博物館時代」高峰的催生契機，猶如第一次「博物館時期」的風雲際會一樣，是可以期待的。

引用文獻

王嵩山

1992 文化傳譯：博物館與常民文化。見著者，文化傳譯：博物館與人類學想像，頁32。台北：稻鄉出版社。

江韶瑩

1990 日本博物館考察實況與心得。見《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第一次赴日考察報告》，頁23-87。

1991 博物館的戶外展示。見《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美、墨博物館及古蹟遺址考察報告》，頁133-149。

陳奇祿

1958 臺灣的博物館與人類學的發達，《臺灣省立博物館科學年刊》創刊號：1-8。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

1990a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第一期展示構想研究計畫報告書。

1990b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第一次赴日考察報告。

1991a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整體計畫。

1991b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第一期展示計畫。

1991c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美、墨博物館及古蹟遺遺址考察報告

臧振華

1991 遺址博物館的展示功能。見《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美、墨博物館及古蹟遺址考察報告》，頁111-123。